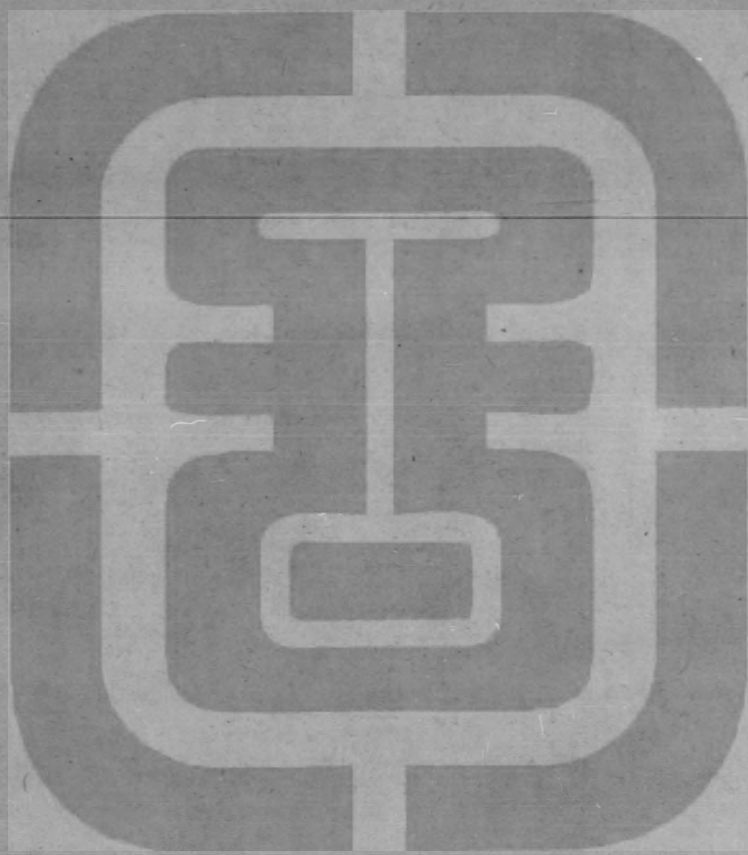


崔清

獻公集

三之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三

言行錄下

嘉熙三年己亥仲冬以疾薨遺表言事有萬變而
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
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
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
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
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
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
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

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
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
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
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
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
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凡
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脩省之地此則檢身之
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
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菊坡題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余嘉定辛巳建制閩于益昌愛公寒花晚節
之句築菊坡以自適今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
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
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筮仕如素宦卷舒無可
議謹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貳遠郡舍禮書
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弃秘省而赴閩叅
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閩
不待躡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墜淵之辱故能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
生劉公鎮挽之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薨人思之繪像祠于城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沒百三十有六年待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光祖謂公勁峻佶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昔賢同宜以配之乃畱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爲之讚曰今代崔公二老竒拔立朝抗論蹇蹇諤諤天產遐遠扶世卑弱蜀力憊甚忍復殘割公來護之赤子是活宜以公像寘仙遊閣咸都三賢閣記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

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舊有祠堂每歲長官率僚屬遇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隸菊坡舊居荆堂長奉祠二職掌之歲技墓祭費

崔清獻公行狀

門人李鼎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廩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

闡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爲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

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

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
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一作除公工部侍郎
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
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
他郡軍兵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
行初安丙夏夾功金虜不克虜乘勝數盜邊蜀大
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
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
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騰榜諭陝西
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

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
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丙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
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
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
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
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
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攘衆扣州城郡守魯治鳳宵
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有與至開諭禍福
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江中緹城親諭之其徒俯伏
聽令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以嘗害博羅令懼

不允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
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
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
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叅知政事八辭
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
勸請又命郎官李鼎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
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
言上皆欣納家藏御劄七通有文集十卷其文明
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

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
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游侶洪咨夔林畧魏了翁
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一作顯官公嘗度劍閣留
題詞云滿潤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
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
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製梓曰崔公嶺
海便民榜朱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
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
與張忠定詠趙清獻并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
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郡庠號曰二

獻

宋史列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
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
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
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
始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兩壞米撤
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充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
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
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

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
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
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
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
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
時賈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
時給諸卒大閱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
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
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
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

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葢民或取葉以代茗州
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
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遺老民尤苦之與之
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
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
迺疏爲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
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
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
寧免後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
議舉行未果以語頗戔戔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

員外即時卽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
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
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
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
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
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䟽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
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
爲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
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
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疆勇鎮淮兩

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

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瑋敗亟脩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

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輒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
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
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
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
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
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并秘書監兼太子
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
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

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
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
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
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劫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
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
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
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
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

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
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
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
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
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
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
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
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
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

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
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
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
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
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
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
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
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
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
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

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諫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頗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

有與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

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

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
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
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
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
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
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
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
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
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
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

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
震驚星辰垂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
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
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寅緣者孰不
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
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
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
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
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

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辛巳

甲申

丁亥

辛卯

續通鑑綱目附節要陳子經一作編至元蘇州路教授

寧宗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

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

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

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

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理宗寶慶三年金正大年鄭損棄三關逃歸與之歸

彌遠以其黨鄭損代至即議棄四州地金人入與之再臨邊金人乃退○出續綱目及本傳

紹定四年金正大年蒙古破蜀諸郡四川制置使桂

未

申丙

如淵送歸以李臺為四川制置使趙彥呐為副使
知興化府初彥呐治西河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
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
圖朝廷不從○出節要

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

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推鋒軍士
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
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
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
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
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
嘉納之召命蓋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端平三年九月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
辭不至

戊戌

嘉熙二年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
始得奉祠任便
居住○出節要

嘉熙三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喻年而卒與之
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
少師封南海
郡公謚清獻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三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昨準恩命除秘書少監控辭不獲祇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作輒上丐祠之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頃自朝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蒐獵猥避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節

入登卽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上偏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目晉陪中秘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所敢夢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據鬼神害盈疾相陵視昔尤甚帝鄉在望引足千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閑之請沂江而西舟行以風爲程望日溟邈繼承明命復闕俞音仰窺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停權江滸趑趄其行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虺隤而莫進不免披

露忱款籲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某非不知瀆尊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疊犯雷霆之威茲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悃檢照前申特賜敷奏畀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造他時應有繁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扶病迤邐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準省
劄備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勅令官崔與之兼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
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僞以自便
要譽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
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
斗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
生適值明時猥玷清選顧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
碩學造武其間者能幾人推然不文躡有此幸非

特一身之寵抑爲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不
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真功之
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廩廩俟譴不謂俞音
竟闕異數速來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贅員吏
局俾共二以奚堪蝨負益危鷄梁有媿蓋求去而
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
淵谷某自度纖冗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
恭稟屢降供職指揮一面扶僊起發前去度見衰
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兼職恩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奉聖旨不允

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聞終更召擢自顧衰病有玷恩榮請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邈未賜矜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池口忽覩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克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觀清游於心實

不惶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虜寇邊義當體國豈容踟躕其行雖風雨未霽今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曾某已除叅知政事劄付新除秘書崔少監遵依元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尚書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 嘉定十年

朝請郎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又成罔功僥倖善

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
庶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
綴叨榮踰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
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
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爲
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年
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
少休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
全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監

嘉祐十

朝請卽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
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
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
自信少負桑蓬之志徒有壯懷晚為稻粱之謀寧
無媿色茲辭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
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
小壘以便私屨布由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返登
最上之顛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
况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恋於目前必狼狽於

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畀家
便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
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祕書監

嘉定十二年

朝請即試祕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祕書監除
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
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允
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
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為盛事後人又為美談
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邃學異才清脩雅望豈

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為他時
峻用之儲某昨被殊恩俾塵少列辭避弗獲循省
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
宜得鴻碩之彥為斯文重豈伊庸陋有此僥踰清
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
凜不自勝儻或冒居祇自速戾亦緣某分量盈滿
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
泄醫療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
懷歸但作首丘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洊伸危懇欲
望朝廷閱其凋瘵之狀察其真切之情檢照前申

特賜敷奏曲從丐外之請以全其末路則生成之賜大矣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嘉定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兼太子侍講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符於衆望紹興間惟范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爲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疎西崑方

媿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二以奚堪况秉德溫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迪要宏日就之功靖惟何人員居此職儻或垂於辭受恐難免於曠瘼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改畀名流庶允穆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

嘉定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宣繪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

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
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墨
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
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旣通要在獻納論
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
策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
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
深媿於便藩授老力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
從少海之游陞亞藝官俾聯法從曾未數旬之頃

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備械脩車以爲急
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橐以爲美觀况史才自
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
非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
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
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嘉定十三年

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崔與之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

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陪其勞致蒲柳之易凋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丐閑便私欲全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莫知所措益部謀帥弄印久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廂候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藩實爲異數力綿任重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爲根本重地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

後可以應酬事變壹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嘗試之乎况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相孚也臣一介竒窮過蒙獎拔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爲死且弗顧但恐蟬蟻無援孤立于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閼繫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濟之立見

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悃收回成渙改界長才俾
臣退奉真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嘉定十年五年

朝請即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
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狀奏臣猥以衰遲誤蒙
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龜勉服役一載而羸力
鈍事叢絲髮無補方啻旦夕上祈閑之請適宣聞
虛次以印來歸不克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
命繼準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君門萬里

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褻有請茲承誤恩
畀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揣分非宜捫
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寧剜肉成瘡有根
本先撥之慮張願待哺有樵蘇後爨之憂况二虜
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繫
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真悃收
回成渙改界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
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
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

嘉定十年六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
海寒士遭值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
躡升禁塗恩數便蕃眷簡隆厚銘膚鏤骨誓效糜
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爲難臣亦以
爲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壞證
爲憂臣亦已爲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茲
遠後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
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鷁之相持上
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

意歲事荐登而况聖度寬洪有求斯答廟謨堅定
可守而行覆燾所加譴訶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
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
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叫號痛
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旦暮
人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關重寄
安危所關萬里奔馳四生勞勩綿力窮而不可強
幸事多而不可常况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
慈憐其久戍察其危衷亟選長材來爲臣代賦臣
祠廩俾待終於衡茅實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嘉定十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
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
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
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
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泝峽建西州之牙
復度劔守北門之鑰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飛章丐閑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尤深氣體支又離精
神昏憤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
敢作禁街鍾鼓之夢惟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氣未炎而入庾嶺庶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降詔不允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四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
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
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
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
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
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訶萬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捫參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引病以丐閑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驚况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

嘉靖十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畀祠祿繼準省劄脩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旣衰且病力丐真祠宜默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爲重而八座非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巽辭雖切俞命未頒區區血誠不克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荒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抗海表東涉淮壩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
立去夏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痾歸
田有請急於投閑天閱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
三峽已爲過幸常伯清選臺所不到今苦扶僮貧
祭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
敷奏賦以祠廩俾待盡于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
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
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
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護蜀罔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
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
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劄指揮三省同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
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
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
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予甚畜夜行不休入
而奉筆橐於清廂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
忠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徃徃用其長而護其短曲
加容覆未底譴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爲除代俾得

生還春官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聞感戴鴻私若為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鈍而前實緣某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之懇特為敷奏畀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于中勢分有嚴其敢屢瀆某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伏念某西陲解戍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繞出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

適值劇暑逮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嵐瘴之時久
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爲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
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頽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
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憊莫前自惟平生奔
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
而後已未嘗輒辭况春官最爲清近之選血氣雖
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
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
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爲敷
奏亟畀祠祿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誓當糜捐

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日下
前來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
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謹予
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爲梗五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决孤丘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况臣起身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之上乎忽温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更陞華直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憂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愚悃畀臣祠祿俾仰痾於田里免速斃於道途儻溝壑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降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某接老多病屢申懇以
丐祠求退得遷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
危伏念某起自炎陬蟬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踈
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寢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
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閭庶便休養不徒誤
渥下賚衰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
俄寵數之還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
荷亟騰免牘尚闕俞音某自惟耄耋殘齡駸駸謝
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
發動與死爲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柴立十目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
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
某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爲
役而又未能忘祿衰鳴屢矣情詞已窮併乞垂憐
畀以祠廩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填見闕即具辭免準降詔不允尋再具

辭免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遵直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有不容自默者伏念某碌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告勞淮蜀十年投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聞寄非輕猥叨顯擢自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爲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虺隤莫任

鞭策疊具辭免尚未矜從惟有凜凜俟譴而已嘗聞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銳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旣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意待士大夫制爲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以保全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懼冒罪控陳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曲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

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筵清廂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爲榮銘心知幸學士爲真而非據跼蹐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隳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紹定元年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伏念臣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藩忝竊過分矢心自勵仰荅鴻私而歲月壓頭老且病矣屈伏衡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忍棄捐

賦以無功之祿全其末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鳧鴈猶為稻粱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煥顧知真庭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况煥章邃閣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彥尤非衰朽所宜冒居陛下垂憐簪橐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跼蹐難勝凜平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為至幸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二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
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克江西
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
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
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
海踈拙亡竒蚤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後一毫
罔功紫橐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逢銘
之肺膺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爲災自蜀一
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
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綴屢趣歸

班十連重權繼叨顯擢雖駑力莫勝於負荷而鴻
私曲費於生成寵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祿投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
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
矣方尚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畀以
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
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
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
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察其樸實之
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

實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
庫未敢祇拜伏望朝廷更爲敷奏施行奉聖旨不
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終

